

# 基于机器学习的媒体关注、破坏性领导与企业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

冯恩芝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 摘要

目的: 本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 探讨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研究旨在揭示媒体通过外部舆论压力传导至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并分析其不同产权性质、行业特性和区域环境下的异质性表现, 为企业平衡领导风格与外部监督提供理论依据。设计/方法: 本研究以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结合IncoPat专利数据库、百度新闻及CSMAR等多源数据, 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专利文本分析方法测度突破式创新程度。通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并构建“媒体关注-领导风格-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 验证融资约束与创新人才基础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发现: 研究表明,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显著抑制了企业突破式创新, 这一效应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削弱创新人才基础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 民营企业、高技术行业及政府创新目标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易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冲击。研究拓展了外部治理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视角, 对全球创新管理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 关键词

媒体关注, 破坏性领导风格, 突破式创新, 融资约束, 创新人才基础

#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ttention,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Using Machine Learning

Enji 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agenda-setting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media's attention to destructive leadership style affects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media transmission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xternal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nd analyze its heterogeneous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balance leadership style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Design/Method:** This study takes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4 as samples, and combines with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IncoPat patent database, Baidu News and CSMAR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by patent text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By mean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Heckman two-stage regression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are alleviated,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edia attention-leadership style-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constructed to verify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novation talent base. **Finding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dia's attention to destructive leadership style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effect is achieved by intensify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weakening innovation talent bas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low government innovation goal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negative media reports. The research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is of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glob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 Keywords

Media Attention, Destructive Leadership Styl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novation Talent Bas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下，企业突破式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突破式创新通过引入全新技术或商业模式，能够打破现有技术路径的限制，创造全新的产品或服务类别，实现显著的性能提升和用户体验[1][2]。然而，尽管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潜力，其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突破式创新需大量资金支持，涉及高风险、长周期研发及高额市场投入[3]。其不确定性使外部投资者变得谨慎，导致企业融资困难[4]。其次，突破式创新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具备创新思维和跨领域协作能力的员工[5]-[7]。然而，企业在吸引和保留创新人才方面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在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因此，如何有效推进突破式创新，克服融资和人才约束，成为企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管理者在战略部署、资源分配和组织文化上的能力，还需要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支持与协作[7][8]。

从外部看，媒体作为独特的利益相关方，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能够影响企业声誉、融资能力

和创新人才储备,进而作用于创新决策。研究表明,媒体通过监督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社会责任履行及治理结构等问题,能有效促进创新行为[9][10]。从内部看,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的“破坏性领导”(Destructive Leadership)是国际管理学界通用学术术语[11][12],特指领导者表现出的欺凌、操控、滥用权力等反生产性行为,而非对高管个人的道德定性。积极的变革型领导风格通过激励员工、鼓励创新思维和推动组织变革,显著提升创新能力[7]。然而,部分领导者可能表现出“破坏性三联征”特质,如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这些特质虽可能通过高风险决策推动创新,但也可能因过度自信和忽视团队意见导致创新失败[13]-[15]。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媒体对企业环境、ESG表现的关注,较少探讨其对领导风格,尤其是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16]。因此,本研究填补了媒体监督与领导风格交互研究的空白,揭示了媒体调节破坏性领导与创新关系的独特机制[17]-[19]。为企业平衡领导风格与外部监督提供了新视角,助力突破式创新。

为了深入研究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本研究选择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高度发达的媒体平台,信息传播速度快,舆论监督力量强大。媒体在政府监管与市场化运作之间形成了独特平衡[16],既承担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在市场化竞争中表现出高度活跃性。其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企业在高速增长和激烈竞争中普遍面临资源约束和市场压力,这可能导致管理者采取更激进的管理策略,可能表现出破坏性领导特质[13],部分激进管理实践(如过度加班文化)被研究认为与领导者权力滥用倾向相关[20],短期内提升效率但长期抑制创新[5]。再次,中国已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潜力[1][2]。因此,选择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能为全球创新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 2. 文献综述

### 2.1. 破坏性领导的经济后果

近年来,“破坏性领导风格”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综述[12],但国内学者高日光等(2013)较早地基于中国组织情境界定了破坏性领导的内涵、理论模型与测量工具,为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21]。然而,学术界对其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在现有研究中,这一风格通常与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等“破坏性三联征”特质相关联。这些特质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导致领导者将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和团队利益之上,通过操控、欺骗和压迫等手段实现个人目标,同时表现出对他人需求和感受的漠视[13]。然而,并非所有具备这些特质的领导者都会表现出所谓的“破坏性领导风格”。只有当这些特质被用于不道德或反社会的目的,并对组织内部的员工福祉、团队合作和整体文化产生负面影响时,才可能被视为破坏性领导风格[22]。如:忽视团队的整体利益,甚至可能因过度自信而做出高风险决策[14][15]。缺乏道德约束,导致职场欺凌和组织文化的恶化[13][23]。制造恐惧和压力来维持控制[24]。这些特质不仅损害员工的士气和心理健康,还可能对组织的长期发展和创新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5][25]。马跃如等(2018)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破坏性领导显著提升了员工的离职意愿,加剧了核心人才流失风险,这对需要长期人才积累的突破式创新尤为不利。

在组织效率方面,破坏性领导者往往会营造一种紧张和不信任的文化氛围。他们可能通过欺凌和操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让员工感到被压迫和不被尊重,降低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团队协作能力,影响企业的整体绩效[17][23]。在战略决策方面,危机情境下,破坏性领导者因果断性和高风险承担意愿,能在复杂市场中抓住机遇,推动企业战略突破[14][26]。然而,在日常战略决策中,破坏性领导风格的领导者常表现出高风险偏好和个人主义倾向,倾向于采取激进战略,如大规模并购和高风险投资,以追求个人荣

耀,这可能引发战略失误[14]。在创新能力方面,破坏性领导者可能通过压制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意愿,抑制员工的创新积极性,阻碍企业的创新进程[5]。在中国情境下,邱茜(2016)发现破坏性领导通过损害上下属关系显著降低下属绩效;赵红丹和夏青(2016)进一步指出,破坏性领导会促使研发人员采取知识藏匿行为,直接削弱企业的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27]。也可能缺乏对创新的长远规划和资源支持,导致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不足,难以实现突破式创新[28]。在外部沟通方面,管理者的破坏性风格主要通过不道德的行为和决策损害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众信任。他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财务造假和不正当竞争,导致企业的财务报表失真和市场声誉受损[29],影响企业声誉。他们还会通过欺骗和操纵,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导致企业在公众中的声誉受损[23]。

尽管现有研究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关于其如何通过具体机制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研究仍相对较少。特别是,缺乏对破坏性领导风格在企业创新决策中作用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最近的研究表明,媒体互动可能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来间接影响突破式创新[10],而信息可得性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影响[30]。这些研究为理解破坏性领导风格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 2.2. 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因素

企业突破式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引入全新技术或商业模式,开发出具有实质性新功能的产品、服务、技术或工艺流程,从而打破现有技术路径的限制,创造全新的产品或服务类别,实现显著的性能提升和全新的用户体验[1][2]。它具有投资大、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并依赖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体系[31]。与渐进性创新相比,突破式创新旨在通过根本性技术或商业模式变革开辟新市场,快速颠覆行业格局[32],需高投入且风险大,回报极为可观[33]。而渐进性创新则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小幅优化,以提升效率和用户体验[34],资源需求少,风险低,通过持续改进巩固市场地位[1][4]。王晓燕和姚爽(202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突破式创新而非渐进式创新,揭示了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35]。

本文从四个关键方面分析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因素。首先,技术激进性和技术间断性是突破性创新的重要技术基础。Abernathy 和 Utterback (1978)指出,技术间断性会引发市场的重新洗牌,为企业创造新的机会[36]。这种技术间断性符合熊彼得所强调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即新技术的出现会打破现有市场格局,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突破的机会。Dahlin 和 Behrens (2005)进一步强调,技术激进性可以通过定义和测量技术的“激进性”来识别突破性创新。其次,知识重组在突破性创新中具有“双刃剑”效应,既能促进创新,也可能带来风险[6]。企业需要在知识重组过程中平衡创新与风险,以实现突破性创新。同时,企业需要通过知识转移获取异质性知识,以适应突破性创新的高风险[4]。这与熊彼得的观点一致,即创新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还需要企业具备将新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再次,突破式创新的高风险与长周期特性,使其高度依赖稳定的政策支持和外部资源协同[30]。政府通过专项基金、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高投入研发[8]。最后,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对技术竞争结果的评估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方向[7],管理者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对新技术的敏感性,才能引导企业走向突破性创新。

然而,关于外部监督力量(如媒体)如何通过影响管理层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媒体关注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创新[9][37],但尚未有研究系统探讨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这一研究空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切入点。

## 2.3. 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能够迅速将信息传递给大众,并具有及时性、互动性、舆论导向性

等特点，能够塑造公众的认知和态度。企业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行为，其成败既依赖内部资源配置和技术积累，也受外部环境尤其是媒体关注的影响。研究表明，媒体的报道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管理层短期主义较低的企业中，创新成果的提升更为明显[10]。然而，媒体关注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倒 U 型”调节作用，适度的媒体关注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声誉、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38]，但过度的曝光和负面报道可能对企业的创新战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创新动力的削弱[9]，尤其在企业面临巨大外部压力时，过度的关注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创新动能[9]。因此，企业必须在媒体关注和公众舆论之间找到平衡，以确保创新决策的可持续性。

除直接影响外，现有文献还探讨了媒体对特定议题的讨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一方面，媒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适度的媒体关注能够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并在其创新战略中融入环境和社会因素[10]。这种外部舆论压力不仅能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能推动其在绿色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39]。然而，过度的媒体关注可能导致企业仅为满足公众和媒体的期望而采取表面的绿色创新措施，忽视创新的深度和长期效果[40]。另一方面，媒体对管理者领导风格与管理策略的讨论也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管理者通过关注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能够及时了解公众对其领导风格和战略的反应，进而调整创新战略[10]。并且高质量的媒体互动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41]。此外，媒体的普及也使得企业能够更直接地获取市场信息和用户反馈，从而支持创新决策[42]。

###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如何影响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议题框架化，能够深刻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度和认知方式[43]。此外，媒体的作用不仅限于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还体现在对企业行为的监督上。通过持续关注和曝光特定议题，媒体能够促使企业调整行为或优化决策[16]。

具体而言，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引导公众(如消费者、投资者)对企业相关议题的关注，从而影响其对企业的认知和评价[43]。首先，公众关注度和舆论压力会促使企业调整资源配置[9]，并影响其创新战略[44]。同时，媒体通过持续关注和曝光特定议题，强化监督作用，进一步推动企业调整创新战略[10]。综上所述，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监督机制影响公众认知，并通过外部压力促使企业调整资源配置和创新战略，但其具体影响方向和程度仍需进一步实证验证[9]。

#### 3.2. 研究假设

媒体通过属性议程设置[43]和网络议程设置[9]的双重机制显著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媒体聚焦于企业的破坏性领导风格，突出其负面特质[1]，并将这些特质与企业的负面事件关联，强化公众的负面认知[9]。这种放大的负面形象引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迫使企业进行治理调整，进而挤占创新资源[18]。在网络议程设置方面，媒体通过构建复杂的信息网络，进一步强化对破坏性领导特质的传播与监督[10]。这种网络化的传播加深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负面形象的认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9]。舆论压力不仅加剧企业融资约束[14]，还导致企业将原本用于突破式创新的资源重新配置到应对短期业绩目标和舆论压力上，最终抑制突破式创新。综上所述，媒体的双重议程设置机制通过外部舆论压力和内部治理调整，显著削弱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能力[18]。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1：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会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

### 3.3. 影响机制分析

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商业化资金支持[41][44]。这种资金需求使企业创新活动特别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38]，而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可能通过多重渠道进一步加剧这种约束。

首先，根据议程设置理论[43]，媒体对高管破坏性行为的频繁报道会放大负面形象，增加投资者对企业治理风险的感知[16][19]，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10][39]。其次，债权人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45]，会因媒体报道收紧贷款条件[9][46]，特别是对高风险创新活动的融资意愿产生抑制作用[41]。再次，媒体关注还会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30][41]，使外部融资机构因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减少投资[18]，进一步加剧融资约束。由此提出：

研究假说 2：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会提高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

根据社会信息处理理论[47]，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受社会环境信息的影响。媒体作为关键的社会信息源，其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负面报道会放大领导者反生产行为的可见性与社会认知，进而通过多重路径侵蚀企业创新人才基础。

首先，媒体关注会强化破坏性领导对上下属关系的损害效应。破坏性领导本身通过欺凌、操控等行为恶化上下属关系[48]，而媒体的公开报道将此类行为暴露于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视野中，加剧员工对组织公平性的质疑，加速核心人才流失[49]。其次，媒体关注会诱发知识藏匿的扩散效应。赵红丹和夏青(2016)发现破坏性领导促使研发人员知识藏匿，而负面舆论压力进一步削弱组织心理安全感，使员工更倾向于保护性知识隐藏而非共享。最后，媒体关注会触发资源保存行为。依据资源保存理论[50]，企业为应对媒体引发的声誉危机，可能将原本用于员工培训体系和职业发展支持的资源转移至危机公关[51]，导致知识积累机制断裂。

综上所述，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放大破坏性领导的负面效应、恶化组织社会信息环境、触发企业防御性资源重配三条路径，系统性地削弱企业创新人才基础，最终抑制突破式创新。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3：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会削弱创新人才基础，从而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

## 4. 研究设计

### 4.1.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考察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

$$BN_{it} = \alpha_0 + \alpha_1 dark_{it-1} + \alpha_2 X_{it-1} + Year + Firm + \varepsilon_{it}$$

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BN_{it}$  表示企业  $i$  在年份  $t$  的突破式创新程度。 $dark_{it-1}$  表示企业  $i$  在年份  $t-1$  的破坏性领导风格相关媒体报道数量(加 1 取对数)。 $X_{it-1}$  代表一组控制变量， $Year$  和  $Firm$  分别表示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以控制时间趋势和个体异质性。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通过引入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和时间差异，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 4.2. 指标测度

#### 4.2.1. 突破式创新程度

突破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打破现有技术路径的限制，可以通过与其他既有专利的技术相似度来实现[52]。

专利申请作为企业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摘要凝练了创新活动的核心技术特征和功能改进[2]。本文通过搜集海量专利摘要，测算当前专利申请与既有专利的技术相似度，从而反映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更倾向于突破式创新的程度。

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专利摘要文本向量化。首先通过 Python 程序对专利摘要文本进行分词，剔除语气词、连接词等出现频率较高但无实际含义的词汇。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反复训练优化分词结果，形成专利文本词典，并进一步构造专利摘要文本向量。鉴于以往研究中仅保留名词与形容词的方法可能导致语义割裂和关键信息丢失[6] [31]，本文在保留专利全文本的基础上，采用词频-逆文本频率(TF-IDF)作为权重对专利词频进行加权，生成专利文本特征向量。这种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专利文本的语义特征，避免因仅保留部分词性而导致的信息不完整。

第二步，计算两两专利内容相似度。向量空间模型是文本挖掘中最常用的方法。专利文本向量定义了每条专利摘要在向量空间中的位置，位置越接近的两条文本向量，其对应专利摘要越相似[6]。向量余弦值是度量向量相对位置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基于余弦夹角的向量空间模型计算两两专利文本的向量距离，距离越小意味着专利相似度越高。表达式为：

$$\text{Sim}(P_s, P_k) = \cos(P_s, P_k) = \frac{\sum_m (w_{sm} w_{km})}{\sqrt{\sum_m w_{sm}^2 \sum_m w_{km}^2}}$$

其中， $P_s$  和  $P_k$  代表专利  $s$  和  $k$ ， $P_s$  代表对应专利的摘要文本向量， $w_{sm}$  表示专利  $s$  的摘要文本向量中第  $m$  个特征项的权重。考虑到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与迭代，早期技术在新颖性、兼容性与合规性方面均有所下降，本文逐一计算每项专利和本公司近三年申请的其他专利的向量距离。

第三步，计算企业突破式创新程度。企业突破式创新程度可以通过将专利相似度汇总至企业层面获得，具体而言，突破式创新程度可以通过计算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中，与前三年申请专利的相似度。表达式为：

$$IC_{it} = \frac{1}{N} \sum_{s,k} \text{Sim}(P_s, P_k), \text{ if } t_s = t \text{ and } 0 \leq t_s - t_k < 3$$

其中， $IC_{it}$  代表企业  $i$  在第  $t$  年的突破式创新程度， $N$  为专利组合数量， $t_s$  和  $t_k$  为申请年份。考虑到技术领域、研发内容和摘要撰写风格等因素可能影响测算结果，降低指标的横向可比性，本文采用企业所有年份的相似度平均值对各年突破式创新程度做去规模化处理，处理后的结果反映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相对变化幅度，不受文本语言风格、技术领域和初始突破式创新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 4.2.2.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与公司破坏性领导行为相关的媒体报道数量(dark，加 1 取自然对数)，数值越大表示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度越高，公司面临的舆论监督压力越大。由于新闻报道包含大量关于公司破坏性领导行为的第一手信息[16] [18]，文本中表达的情感倾向能够有效反映公众对公司领导风格的认可程度[5] [19]。因此，该指标作为第三方数据，用于评估公司破坏性领导行为的公众舆论风险。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获取与初步筛选。使用 Python 软件从百度新闻网站(<https://news.baidu.com/>)搜索并抓取上市公司相关新闻文章，辅以人工搜索进行验证，过滤重复或无关报道。

第二步，破坏性领导主题定义。基于破坏性领导风格的理论定义[1] [12]，结合“破坏性三联征”特质(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13]及相关研究，明确与破坏性领导行为相关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权力滥用、操控下属、欺凌行为、职场霸凌、高压管理、独断专行、个人崇拜、激进决策、忽视员工

福祉等。基于这些主题，对抓取的新闻文章进行初步筛选，保留与破坏性领导行为相关的报道。

第三步，训练样本构建与机器学习。从与企业领导力相关新闻语料库中随机抽取文章进行人工审阅，编制包含 3000 篇文章的训练数据集。随后，采用 SnowNLP 算法处理每篇破坏性领导相关新闻，通过该训练数据集进行学习，为文章分配标签，并运用贝叶斯分类方法获取分类标签及概率，识别包含以下四类主题的报道：1) 领导特质(自恋、独断、操控性)；2) 管理行为(欺凌、压迫、权力滥用)；3) 组织后果(员工流失、士气低落、创新受阻)；4) 非破坏性领导新闻。研究期间(2010~2024)共收集关于上市公司的破坏性领导相关新闻报道共计 463,304 篇。

第四步，完成机器学习训练后，利用已标注的语料库和贝叶斯分类方法，计算每家公司所有破坏性领导相关新闻报道数量，最终得到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度指标(dark)。该指标经加 1 取对数处理后进入回归模型。

#### 4.2.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年龄(FirmAge)，根据上市时间推算。资本密集度(Capital)，以人均固定资产衡量。财务杠杆(Lev)，通过资产负债率反映。盈利能力(ROA)，以总资产收益率衡量。现金比率(Cashflow)，衡量现金流健康状况。固定资产增长率(Fix)，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董事会规模(Board)和结构(Indep)，分别以成员数量和独立董事比例衡量。委员会个数(Comte)，反映治理细分程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衡量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Dual)，反映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同一人担任。

#### 4.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以 2010~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包括：IncoPat 专利数据库(用于测算突破式创新程度，仅采用中国大陆专利申请数据以避免同族专利干扰)、百度新闻(获取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数据)、CSMAR 和 Wind 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巨潮资讯网(年度报告)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区域性指标)。研究对连续变量进行 1%的 Winsorized 处理，并剔除上市不足两年、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及经营异常企业，最终获得 26,238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表 1 展示了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突破式创新程度(IC)的均值为 0.8896 (标准差 2.9243)，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6.8788，表明不同企业的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dark)均值为 1.1392 (标准差 1.1120)，极差达 4.4886，样本企业在观察期内平均获得约 3~4 次媒体报道，说明企业破坏性领导议题正逐步受到媒体关注，且面临的舆论监督程度差异明显。此外，控制变量的统计数据处于合理范围内，并且与现有相关文献中的数据基本一致，从而确保了本研究中使用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key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IC	26,238	0.8896	2.9243	0	16.8788
dark	26,238	1.1392	1.1120	0	4.4886
Size	26,238	22.1748	1.2464	19.8898	26.0699
FirmAge	26,238	2.8817	0.3334	1.7918	3.4965
capital	26,238	2.3715	1.8629	0.3919	12.2931

续表

Lev	26,238	0.4198	0.2017	0.0539	0.8935
ROA	26,238	0.0417	0.0649	-0.2401	0.2232
Cashflow	26,238	0.0484	0.0672	-0.1501	0.2387
fix_l	26,238	0.2198	0.1575	0.0037	0.6989
Board	26,238	2.1285	0.1991	1.6094	2.7081
Indep	26,238	0.3752	0.0531	0.3333	0.5714
comte	26,238	3.9481	0.4476	0	8
TOP1	26,238	0.3405	0.1468	0.0850	0.7366
dual	26,238	0.2813	0.4496	0	1

## 5. 实证结果分析

### 5.1.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媒体负面报道(*dark*)对企业突破式创新(IC)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 *dark* 的系数为-0.3266 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仍保持 1%显著性。第(3)和(4)列进一步加入固定效应和其他控制变量后, 虽然核心解释变量(*dark*)的系数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负向且在 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负面报道显著抑制了企业突破式程度。具体而言, 当媒体对管理层破坏性特质的关注度提高时, 企业开展高风险突破式创新的意愿明显降低。换言之, 负面舆论压力会促使企业转向更为保守的创新策略。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IC	IC	IC	IC
dark	-0.3266*** (0.0175)	-0.2244*** (0.0196)	-0.0633** (0.0248)	-0.0515** (0.0253)
Size		0.2629*** (0.0181)		0.1259*** (0.0414)
FirmAge		-0.2586*** (0.0594)		-0.1163 (0.3072)
capital		-0.1036*** (0.0062)		-0.0219* (0.0114)
Lev		0.0751 (0.0978)		-0.1553 (0.1470)
ROA		0.0772 (0.2998)		0.1151 (0.2996)

续表

Cashflow		0.2374 (0.2950)		0.2300 (0.2585)
fix_1		-0.1582 (0.1110)		0.3779* (0.2120)
Board		-0.4185*** (0.1057)		0.0102 (0.1555)
Indep		-0.8748** (0.3946)		0.9250* (0.5032)
comte		0.0056 (0.0333)		-0.1185** (0.0506)
TOP1		-0.6525*** (0.1256)		0.2216 (0.2576)
dual		0.2903*** (0.0431)		-0.0025 (0.0499)
Constant	0.5176*** (0.0237)	-2.8797*** (0.4603)	0.8175*** (0.0307)	-1.5838 (1.3471)
Observations	26,238	26,238	26,238	26,238
Adjusted R <sup>2</sup>	0.0154	0.0303	0.4528	0.4531
Year FE	NO	NO	YES	YES
Firm FE	NO	NO	YES	YES
Industry FE	NO	NO	YES	YES
Province FE	NO	NO	YES	YES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5.2. 稳健性检验

### 5.2.1. 工具变量法

在选择工具变量时，本研究以同省份同行业媒体破坏性领导关注指标作为工具变量( $IV$ )。这一指标满足相关性(同一省份同行业的媒体关注度与本地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能有效反映企业所受关注水平)和外生性(行业层面媒体关注不会直接决定个别企业创新行为)条件。基于这个工具变量，本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通过 K-Prk LM 检验、C-D Wald 检验和 K-P Wald 检验，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进一步考察回归结果发现，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的回归系数在第(2)列中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仍然显著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

### 5.2.2.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缓解内生性问题

受制于媒体报道选择性偏差，直接回归可能导致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来

纠正潜在的偏误。在第一阶段,我们以地区媒体活跃度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了一个企业是否被报道的 Probit 模型。在第二阶段,我们将逆米尔斯比率(IMR)纳入回归模型中。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MR 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样本选择偏差确实存在。在控制了这种偏差之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系数在 5%水平上依然显著,说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仍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1 的稳健性。

### 5.2.3. PSM 最近邻 1:3 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我们将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企业划分为“处理组”,其他企业为“对照组”,并按照 1:3 的比例进行匹配。利用 Logit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以确保匹配后两组企业在关键特征上的相似性。匹配后的回归分析显示,处理组的媒体关注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在相似特征的样本中,依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即媒体关注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 5.2.4. 考虑其他政策因素

本研究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供应链创新试点政策、人工智能先导试验区政策以及金融危机等四类因素纳入分析。具体而言,通过设置政策虚拟变量并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考虑这三个重要的政策因素,同时排除 2008~2009 年、2020 年和之后的样本进行重新回归分析。表 3 的第(5)列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依然显著抑制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Table 3.** Endogeneity treatment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3.**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5)
	dark	IC	IC	IC	IC
dark		-0.2404*** (0.0625)	-0.0523** (0.0253)	-0.0563** (0.0274)	-0.0514** (0.0253)
IV	0.0142*** (0.0036)				
IMR			0.4717*** (0.1686)		
Constant			-2.1784 (1.9571)	3.1711 (1.5185)	1.5434 (1.3497)
K-P rk LM statistic	265.33***				
C-D Wald F statistic	278.02				
K-P Wald rk F statistic	270.51				
Observations	26,238	26,238	26,238	22,559	26,238
Adjusted R <sup>2</sup>			0.4533	0.4488	0.4531

续表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5.2.5. 安慰剂检测

从图 1 p 值分布与核密度估计曲线可以看出，p 值主要集中在 0.03 到 0.04 之间，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dark* 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为稳定，且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以下。这进一步验证了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关注在统计上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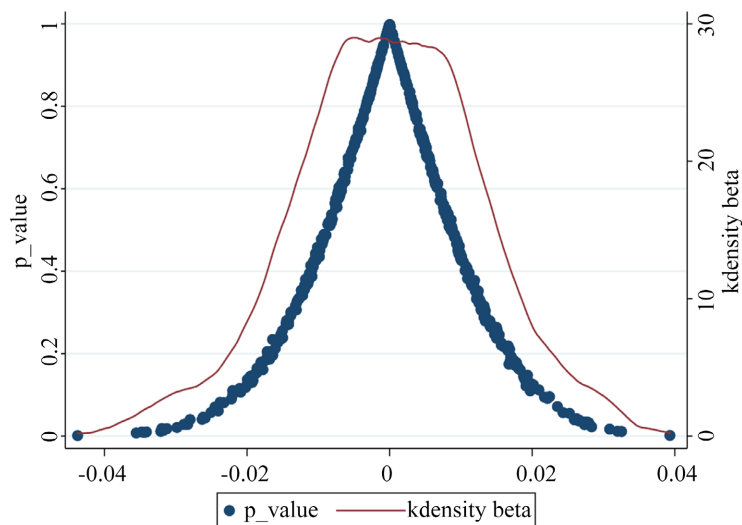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p-values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curve  
图 1. p 值分布与核密度估计曲线

### 5.3. 机制检验

上文得到了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经验证据，本部分基于理论分析，从融资约束、创新人才基础二个角度揭示其作用机制。使用如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_{it} = \theta_0 + \theta_1 Dark_{it} + \gamma X_{it} + 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M$  为衡量融资约束、创新人才基础的机制变量，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

#### 5.3.1. 融资约束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负面报道会加剧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不信任，显著提升融资成本：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债权人收紧信贷条件，外部融资渠道收窄，这直接挤压创新资源，迫使企业削减高风险突破式创新投入，转向保守策略。为系统检验这一机制，本文采用 SA 指数<sup>1</sup>衡量综合融资约束(反映权

<sup>1</sup>  $SA = -0.737 \times Size + 0.043 \times Size^2 - 0.040 \times Age$ ，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企业成立年龄，即观测年度减去企业成立

益融资成本), 采用 KZ 指数<sup>2</sup>测度债务融资约束, 采用 WW 指数<sup>3</sup>捕捉行业竞争性约束。表 4 报告了融资约束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第(1)~(3)列分别为 SA 指数、KZ 指数和 WW 指数对媒体负面报道(dark)的回归结果。除 SA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 KZ 指数 WW 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能够显著恶化企业债务融资条件并加剧行业融资竞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负面报道会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的传导路径, 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Table 4.** Media attention to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表 4.**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与融资约束

Variables	(1)	(2)	(3)
	SA	KZ	WW
dark	0.0019*** (0.0006)	0.0698*** (0.0114)	0.0736*** (0.0058)
Size	-0.0113*** (0.0021)	-0.6559*** (0.0267)	0.2488*** (0.0105)
FirmAge	-0.0390*** (0.0088)	1.9344*** (0.1471)	0.0803 (0.0709)
capital	-0.0004 (0.0007)	-0.0977*** (0.0099)	-0.0187*** (0.0035)
Lev	-0.0439*** (0.0055)	6.8703*** (0.0961)	0.0174 (0.0395)
ROA	-0.0264*** (0.0093)	-4.2658*** (0.1867)	1.9583*** (0.0809)
Cashflow	-0.0041 (0.0073)	-14.4108*** (0.1497)	0.2487*** (0.0648)
fix_1	0.0298*** (0.0081)	3.3388*** (0.1178)	-0.0469 (0.0515)
Board	-0.0075* (0.0044)	-0.0542 (0.0877)	0.0002 (0.0407)
Indep	-0.0073 (0.0141)	0.4480* (0.2504)	-0.0099 (0.1256)
comte	0.0077*** (0.0017)	-0.1054*** (0.0323)	0.0044 (0.0166)

年度。

<sup>2</sup>  $\bar{KZ} = \bar{KZ}1 + \bar{KZ}2 + \bar{KZ}3 + \bar{KZ}4 + \bar{KZ}5$ 。  $KZ = \alpha_1 \times \left( \frac{CF}{ASSET} \right) + \alpha_2 \times LEV + \alpha_3 \times \left( \frac{DIV}{ASSET} \right) + \alpha_4 \times \left( \frac{CASH}{ASSET} \right) + \alpha_5 \times Q$ ,  $\frac{CF}{ASSET}$ : 经营性净现金流/年初总资产。  $\frac{DIV}{ASSET}$ : 现金股利/年初总资产;  $\frac{CASH}{ASSET}$ : 现金持有/年初总资产。  $LEV$ : 资产负债率。样本数据处理: 剔除金融行业公司代码和数据缺失的样本数据, 并对连续变量进行 1%和 99%分位上的 winsorize 处理。

<sup>3</sup>  $WW = -0.091 \times \left( \frac{CF}{ASSET} \right) - 0.062 \times DivPos + 0.021 \times LEV - 0.044 \times Size + 0.102 \times ISG - 0.035 \times SG$ ,  $DivPos$ : 现金股利支付哑变量, 当期如果派发现金股利则为 1, 否则为 0。  $LEV$ : 长期负债与资产比率。  $Size$ :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SG$ : 行业平均销售增长率。  $SG$ : 销售收入增长率。

续表

TOP1	0.0578*** (0.0105)	-1.1814*** (0.1424)	-0.2773*** (0.0661)
dual	0.0022* (0.0013)	-0.0865*** (0.0254)	-0.0110 (0.0121)
Constant	-3.4564*** (0.0486)	8.1092*** (0.7491)	-5.2307*** (0.3273)
Observations	26,238	25,844	26,238
Adjusted R <sup>2</sup>	0.9639	0.8194	0.5461
Year FE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5.3.2. 创新人才基础

本文使用员工福利投入、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安全发展、内部沟通机制等指标，作为创新人才基础的代理变量，全面评估公司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表 5 报告了创新人才基础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3)~(5)列显示员工福利、安全管理体系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均显著为负。根据资源保存理论[48]，这些指标反映了企业对人力资源维护与发展的资源投入水平。结果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负面报道显著削弱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对创新人才基础的抑制作用。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Table 5.** Media focus on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talent base (CNRDS)

**表 5.** 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与创新人才基础(CNRDS)

Variables	(1)	(2)	(3)	(4)	(5)
	员工福利	安全管理体系	职业安全	安全生产培训	员工沟通渠道
dark	-0.0095** (0.0037)	-0.0064** (0.0026)	-0.0119*** (0.0033)	-0.0405*** (0.0043)	-0.1694*** (0.0505)
Size	0.0690*** (0.0065)	0.0054 (0.0045)	0.0104* (0.0058)	0.1344*** (0.0072)	1.1637*** (0.0969)
FirmAge	-0.0369 (0.0464)	0.0268 (0.0314)	-0.0496 (0.0402)	-0.0306 (0.0505)	2.7995*** (0.6365)
capital	-0.0020 (0.0022)	-0.0018 (0.0013)	-0.0050*** (0.0019)	-0.0101*** (0.0026)	-0.1293*** (0.0301)
Lev	-0.0844*** (0.0258)	-0.0372** (0.0166)	-0.0677*** (0.0225)	-0.0258 (0.0290)	-0.5431 (0.3464)

续表

ROA	0.0865*	0.0621*	0.1512***	1.0116***	-3.0518***
	(0.0489)	(0.0327)	(0.0449)	(0.0582)	(0.6954)
Cashflow	0.0261	0.0043	-0.0240	0.1015**	0.3467
	(0.0422)	(0.0280)	(0.0362)	(0.0482)	(0.5797)
fix_1	0.0065	0.0250	0.0783**	-0.0971**	1.2880***
	(0.0345)	(0.0235)	(0.0308)	(0.0392)	(0.4501)
Board	0.0004	-0.0303	-0.0341	0.0007	-0.6990*
	(0.0271)	(0.0190)	(0.0235)	(0.0302)	(0.3654)
Indep	0.0039	0.0118	-0.0062	-0.1965**	-1.5776
	(0.0816)	(0.0577)	(0.0707)	(0.0909)	(1.1171)
comte	0.0145	-0.0043	0.0117	0.0064	-0.0086
	(0.0110)	(0.0073)	(0.0089)	(0.0116)	(0.1334)
TOP1	0.1398***	0.0654**	-0.0307	-0.1130**	-0.6358
	(0.0437)	(0.0304)	(0.0389)	(0.0484)	(0.6011)
dual	-0.0124	-0.0126**	-0.0089	-0.0079	-0.1939*
	(0.0080)	(0.0053)	(0.0069)	(0.0092)	(0.1074)
Constant	-1.1704***	-0.0242	0.1678	-2.4144***	29.0623***
	(0.2119)	(0.1420)	(0.1816)	(0.2257)	(2.8835)
Observations	26,238	26,238	26,238	26,238	26,238
Adjusted R <sup>2</sup>	0.4862	0.4380	0.4645	0.3978	0.6849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6. 异质性分析

### 6.1. 考虑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产权性质在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度和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通常享受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融资渠道，同时对市场声誉和外部监督的敏感性较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测量的“破坏性领导”为媒体报道中的行为描述，基于百度新闻文本的算法提取，并非研究者对国有企业高管的主观道德判定。而民营企业高度依赖市场声誉和外部融资，其创新活动更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这种差异在大量资金投入和长期资源支持的突破式创新中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假设，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更容易受到媒体对破坏性领导关注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分析。如表 6 第(1)和(2)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负的。这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度对民营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影响较大，从而证实了这一假设。

**Table 6.** Ownership nature and group regression results for access to credit resources  
**表 6.** 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可得性的分组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信贷资源可得性较低	信贷资源可得性较高
	IC	IC	IC	IC
dark	0.0398 (0.0389)	-0.0962*** (0.0342)	-0.0163 (0.0416)	-0.0987*** (0.0362)
Size	0.0383 (0.0699)	0.2267*** (0.0565)	0.1893** (0.0858)	0.0966* (0.0520)
FirmAge	-0.3145 (0.5615)	-0.0832 (0.3982)	0.2155 (0.5231)	-0.4263 (0.4950)
capital	0.0157 (0.0172)	-0.0440*** (0.0157)	-0.0622** (0.0298)	0.0007 (0.0113)
Lev	-0.4318 (0.2875)	-0.0733 (0.1825)	-0.3776 (0.3096)	0.1080 (0.1851)
ROA	0.5923 (0.6670)	-0.1403 (0.3524)	-0.5919 (0.6549)	0.2768 (0.3553)
Cashflow	0.8038* (0.4337)	-0.2320 (0.3322)	-0.0743 (0.4775)	0.3596 (0.3187)
fix_1	0.4498 (0.3175)	0.3669 (0.2958)	0.0843 (0.3828)	0.5890** (0.2946)
Board	0.1450 (0.2536)	-0.0505 (0.2102)	-0.1635 (0.2714)	0.2846 (0.2176)
Indep	1.0807 (0.7257)	0.5297 (0.7165)	1.0536 (0.7601)	1.6325** (0.7575)
comte	-0.1471** (0.0683)	-0.0724 (0.0740)	-0.1842** (0.0835)	-0.0705 (0.0560)
TOP1	0.1378 (0.4482)	0.2992 (0.3430)	0.3545 (0.4805)	-0.2318 (0.3180)

续表

dual	0.0177 (0.1185)	0.0052 (0.0563)	-0.0681 (0.0928)	-0.0444 (0.0661)
Constant	0.7269 (2.4057)	-3.7004** (1.7738)	-2.8533 (2.4983)	-1.3946 (1.9032)
Observations	9412	16,826	13,114	13,124
Adjusted R <sup>2</sup>	0.4083	0.4703	0.4692	0.4454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6.2. 考虑信贷资源可得性

信贷资源可得性作为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创新投入决策，尤其是对资金需求密集的突破式创新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信贷资源可得性较高的企业通常更依赖外部融资渠道，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的曝光可能通过引发金融机构风险规避、加剧投资者疑虑等渠道，显著抑制其创新投入。如表 6 第(3)和(4)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高信贷资源可得性企业对媒体对破坏性领导关注度的反应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印证了外部融资依赖性使其更易受舆论冲击，从而抑制突破式创新活动。而低信贷资源可得性企业则因长期应对融资约束，发展出更具韧性的创新决策模式。

## 6.3. 考虑行业技术特征

本文预计，高技术行业能够有效抵御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外部压力，从而对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表 7 所示的估计结果显示，在第(2)列中，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和高技术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系数并不显著，然而，在第(1)列中，相互作用系数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度显著加强了低技术行业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预计得以证实。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ustry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environment  
**表 7.** 行业技术特征与地区创新政策环境的分组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非高技术行业 IC	高技术行业 IC	政府创新政策支持力度较强 IC	政府创新政策支持力度较弱 IC
dark	-0.0856** (0.0431)	-0.0311 (0.0323)	-0.0228 (0.0441)	-0.0955*** (0.0335)
Size	0.0432 (0.0715)	0.2162*** (0.0551)	0.1694** (0.0798)	0.0663 (0.0521)

续表

FirmAge	-0.6580 (0.5743)	0.0955 (0.3757)	-0.2872 (0.5509)	-0.5588 (0.4528)
capital	-0.0232 (0.0294)	-0.0221* (0.0127)	-0.0674** (0.0278)	0.0019 (0.0128)
Lev	-0.6045** (0.2540)	0.0794 (0.1909)	-0.0558 (0.2945)	-0.0625 (0.1882)
ROA	0.3929 (0.5118)	-0.1123 (0.3766)	0.3697 (0.5710)	-0.0891 (0.3713)
Cashflow	0.4341 (0.4683)	0.0252 (0.3152)	-0.5116 (0.4356)	0.5742 (0.3508)
fix_1	-0.3173 (0.3331)	0.8627*** (0.3043)	0.0437 (0.4114)	0.3949 (0.2852)
Board	0.1474 (0.2656)	-0.1275 (0.1986)	-0.6482** (0.2816)	0.3403 (0.2113)
Indep	1.9594** (0.8504)	0.4546 (0.6458)	0.6515 (0.8481)	0.8403 (0.6944)
comte	-0.0287 (0.0826)	-0.1772*** (0.0625)	-0.1993** (0.0833)	-0.0632 (0.0673)
TOP1	0.0956 (0.4868)	0.5014 (0.3205)	0.5289 (0.4813)	-0.0382 (0.3254)
dual	0.0141 (0.0883)	-0.0173 (0.0623)	0.0792 (0.0923)	-0.0474 (0.0664)
Constant	0.9517 (2.5144)	-3.6201** (1.7011)	0.0009 (2.4835)	-0.0976 (1.8231)
Observations	8753	17,485	11,938	14,300
Adjusted R <sup>2</sup>	0.3792	0.4774	0.4880	0.4476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

#### 6.4. 考虑地区创新政策环境

地区创新政策环境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体现，显著影响了企业在面对媒体对破坏性领导风格关

注时的创新响应。创新政策支持力度较强的地区通常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创新激励措施，为企业突破式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这种环境下，企业对市场声誉和外部监督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能够更专注于长期创新活动。相反，创新政策支持力度较弱的地区的企业更多依赖市场化运作机制，其创新行为更容易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媒体对破坏性领导的关注对政府创新政策支持力度较弱地区的突破式创新程度影响较大。

## 7. 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设立专项创新基金以支持高风险、高投入的突破式创新项目，并通过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加强对媒体行业的监管，引导其客观公正地报道企业领导风格，避免不实报道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其次，媒体需平衡监督与引导作用，减少负面信息过度曝光对企业创新的压力，增加对企业创新实践和正面案例的宣传，引导公众形成理性客观的认知，为企业创新营造积极氛围。再次，企业应加强内部治理，建立监督机制，防止破坏性领导风格的形成和扩散，提高信息透明度，主动披露企业战略、创新项目和治理情况，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公众信任。积极培养创新文化，通过激励机制和内部培训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提升其专业能力和创新思维，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改善工作环境，缓解因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心理压力。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后，金融机构则应优化融资评估机制，综合考虑企业的创新潜力和长期发展能力，避免因短期负面报道过度收紧融资条件，加强对企业创新项目的专项融资支持，开发适合创新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通过这些措施，可有效缓解企业在突破式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和内部治理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Wu, F.S., Tsai, C.C., Wu, C.H. and Lo, T.H. (202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in Digital Businesses: The Case of the Perfect Corpor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 Article 123233.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4.123233>
- [2] Datta, A.A. and Srivastava, S. (2023) (Re)conceptualizing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Proposed Framework.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4**, Article 122740.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3.122740>
- [3] Kong, L. (2020)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6**, 1584-1604. <https://doi.org/10.1287/mnsc.2018.3252>
- [4] Byun, S.K., Oh, J. and Xia, H. (2021) Incremental v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Management Science*, **67**, 1779-1802. <https://doi.org/10.1287/mnsc.2019.3507>
- [5] Liu, D., Liao, H. and Loi, R. (2012)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 1187-1212. <https://doi.org/10.5465/amj.2010.0400>
- [6] Kaplan, S. and Vakili, K. (2015)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Recombination i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 1435-1457. <https://doi.org/10.1002/smj.2294>
- [7] Vecchiato, R. (2017) Disruptive Innovation,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utcom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16**, 116-128.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6.10.068>
- [8] Wang, H., Zheng, L.J., Zhang, J.Z., Kumar, A. and Srivastava, P.R. (2024) Unpacking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Transfer for Achiev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8**, Article 122974.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3.122974>
- [9] Luo, Y., Xiong, G. and Mardani, A. (2022)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Inverted U-Shaped” Regulating Effect of Media Atten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46**, 453-463.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22.03.089>
- [10] He, Q., Leung, H., Qiu, B. and Zhou, Z. (2024)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 Seeking Alpha Coverage. *Management Science*, **71**, 5441-5476. <https://doi.org/10.1287/mnsc.2023.00995>
- [11] Schyns, B. and Schilling, J. (2013) How Bad Are the Effects of Bad Leaders? A Meta-Analysis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Its Outcome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4**, 138-158. <https://doi.org/10.1016/j.leaqua.2012.09.001>
- [12] Mackey, J.D., Parker Ellen, B., McAllister, C.P. and Alexander, K.C. (2021)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2**, 705-718.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20.10.037>
- [13] Paulhus, D.L. and Williams, K.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 556-563. [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https://doi.org/10.1016/s0092-6566(02)00505-6)
- [14] Chatterjee, A. and Hambrick, D.C. (2007) It's All about Me: Narcissisti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mpan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351-386. <https://doi.org/10.2189/asqu.52.3.351>
- [15] Zhu, D.H. and Chen, G. (2015) CEO Narcissism and the Impact of Prior Board Experience on Corporate Strateg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0**, 31-65. <https://doi.org/10.1177/0001839214554989>
- [16] Dyck, A., Volchkova, N. and Zingales, L. (2008)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Russia.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3**, 1093-1135.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08.01353.x>
- [17] Lubit, R. (2002) The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Impact of Destructively Narcissistic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16**, 127-138. <https://doi.org/10.5465/ame.2002.6640218>
- [18] Bednar, M.K., Boivie, S. and Prince, N.R. (2013) Burr under the Saddle: How Media Coverage Influences Strategic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 **24**, 910-925. <https://doi.org/10.1287/orsc.1120.0770>
- [19] Kölbl, J.F., Busch, T. and Jancso, L.M. (2017) How Media Coverage of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Increases Financial Ris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2266-2284. <https://doi.org/10.1002/smj.2647>
- [20] Liu, X., Zheng, X., Zhang, Y., Liao, H., Harms, P.D., Qin, X., *et al.* (2025) Paradoxical Effects of Narcissism on Creative Performance: Roles of Leader-Follower Narcissism (In)congruence and Followe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Leader. *Human Relations*, **78**, 517-549. <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241251983>
- [21] 高日光, 王碧英, 陈小锋. 破坏性领导: 内涵、模型与测量[J]. 管理现代化, 2013(4): 51-53.
- [22] Pina e Cunha, M., Clegg, S., Rego, A. and Simpson, A.V. (2024) Drawing on the Dark Triad to Teach Effective Leadership Is Dangerous, Irresponsible, and Bad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3**, 626-651. <https://doi.org/10.5465/amle.2022.0326>
- [23] Pilch, I. and Turska, E. (2015)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hiavellianism,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Workplace Bullying: Emotional Abuse from the Target's and the Perpetrato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8**, 83-93.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4-2081-3>
- [24] Landay, K., Harms, P.D. and Credé, M. (2019) Shall We Serve the Dark Lord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sychopathy and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4**, 183-196.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357>
- [25] Jin, D. (2024) When Leader's Workaholic Meets the Dark Triad: Understanding Employee Zero-Sum Mindset and Resilience in Relation to Retentio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33**, 649-677. <https://doi.org/10.1080/19368623.2023.2288966>
- [26] Kashmiri, S., Nicol, C.D. and Arora, S. (2017) Me, Myself, and I: Influence of CEO Narcissism on Firms'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Likelihood of Product-Harm Crise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45**, 633-656. <https://doi.org/10.1007/s11747-017-0535-8>
- [27] 赵红丹, 夏青. 破坏性领导与研发人员知识藏匿: 基于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4): 127-130.
- [28] Mehraein, V., Visintin, F. and Pittino, D. (2023)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5**, 740-767. <https://doi.org/10.1111/ijmr.12334>
- [29] Mutschmann, M., Hasso, T. and Pelster, M. (2021) Dark Triad Managerial Personalit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Manipul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3669165>
- [30] Kong, D., Lin, C., Wei, L. and Zhang, J. (2022)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68**, 7837-7860. <https://doi.org/10.1287/mnsc.2021.4224>
- [31] Kruger, S. and Steyn, A.A. (2024) Develop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University Ecosystems: A Case Study from South Afric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8**, Article 12300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3.123002>
- [32] Kraft, P.S., Dickler, T.A. and Withers, M.C. (2025) When Do Firms Benefit from Overconfident CEOs? The Role of Board Expertise and Power for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6**, 381-410. <https://doi.org/10.1002/smj.3657>

- [33] Capponi, G., Martinelli, A. and Nuvolari, A. (2022)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Research Policy*, **51**, Article 104376.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21.104376>
- [34] Sood, A. and Tellis, G.J. (2005)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69**, 152-168. <https://doi.org/10.1509/jmkg.69.3.152.66361>
- [35] 王晓燕, 姚爽. 突破式创新抑或渐进式创新: 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选择[J]. *经济学报*, 2025, 12(3): 138-154.
- [36] Abernathy, W.J. and Utterback, J.M. (1978) 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view*, **80**, 40-47.
- [37] Ho, K.C., Shen, X., Yan, C. and Hu, X. (2023) Influence of Green Innovation on Disclosure Quality: Mediating Role of Media Atten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88**, Article 122314.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2.122314>
- [38] Fazzari, S.M. and Athey, M.J. (1987) Asymmetric Informa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9**, 481-487. <https://doi.org/10.2307/1925536>
- [39] Xu, Y., Yang, L., Hossain, M.E., Haseeb, M. and Ran, Q. (2024) Unveiling the Trajectory of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e Roles of the Public Attention and Govern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444**, Article 141119.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24.141119>
- [40] He, Z., Cao, C. and Feng, C. (2022) Media Attenti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 China's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58**, 3939-3952. <https://doi.org/10.1080/1540496x.2022.2075259>
- [41] Bhimani, H., Mention, A. and Barlatier, P. (2019) Social Media and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44**, 251-269.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8.10.007>
- [42] Ruths, D. and Pfeffer, J. (2014) Social Media for Large Studies of Behavior. *Science*, **346**, 1063-106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346.6213.1063>
- [43] McCombs, M.E. and Shaw, D.L. (1993) The Evolution of Agenda-Setting Research: Twenty-Five Years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58-67.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1993.tb01262.x>
- [44] Talavera Fabra, I., Ghobadian, A., Troise, C. and Bresciani, S. (2023) Antecedents of Successful Diffusion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Past the Formative Phase: Perceptions of Innovation-Engaged Practitioners. *Technovation*, **127**, Article 102851. <https://doi.org/10.1016/j.technovation.2023.102851>
- [45] Clarkson, M.B.E. (1995)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92-117. <https://doi.org/10.2307/258888>
- [46] Zhou, Z., Zhang, T., Wen, K., Zeng, H. and Chen, X. (2018) Carbon Risk, Cost of Debt Financing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Media Atten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mpanies Operating in High-Carbon Industrie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7**, 1131-1144. <https://doi.org/10.1002/bse.2056>
- [47] Salancik, G.R. and Pfeffer, J. (1978)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3**, 224-253. <https://doi.org/10.2307/2392563>
- [48] 邱茜. 破坏性领导对下属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上下属关系的中介作用[J]. *理论与改革*, 2016(1): 112-117.
- [49] 马跃如, 余航海, 夏冰. 破坏性领导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2): 46-53.
- [50] Hobfoll, S.E., Halbesleben, J., Neveu, J. and Westman, M. (2018)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The Rea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 103-12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orgpsych-032117-104640>
- [51] Chen, S., Bu, M., Wu, S. and Liang, X. (2015) How Does TMT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of Chinese Firms Influence Firm Innovation Activities? A Study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8**, 1127-1135.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4.11.002>
- [52] Zhou, K.Z., Yim, C.K. and Tse, D.K. (2005)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s on Technology and Market-Base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69**, 42-60. <https://doi.org/10.1509/jmkg.69.2.42.60756>